

石化作协部分项目 及个人获表彰

本报讯 8月17日,中国作家协会社联工作暨全国文学志愿服务联席会议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其间,举行了全国社联工作及文学志愿服务、著作权工作荣誉授予仪式。石化作协“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者服务项目、“大漠戈壁零下30摄氏度的春节诗会”等获得好评。中国石化作协办公室副主任从松彪获得“2021—2023年社联工作先进个人”称号,中国石化作协副主席马行获得“文学志愿服务优秀志愿者”称号。

多年来,石化作协先后开展了“红色文化轻骑兵”志愿者服务项目、“石化作家一线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助力新时代石油石化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瑾)

朝阳
足音



魏龙/文 陶 晖 邱述红/图

椿芽子冒头那几天,我到元坝气田采访,留心过那里的花草,没看到索玛花开,便询问来这工作6年的她。她也摇头说:“从没见过。”我又问她,那为什么有人叫你索玛花呢?她低头不语,随着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一溜烟跑到巾帽站去了。

她叫张凤霞,凉山人,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一个偏僻的村子里长大。小姑娘的家乡就在彝海边。

索玛花,彝族的族花,花色洁白中透着粉红,被称为“高山玫瑰”。张凤霞就是工友眼中的索玛花——哪里艰苦,就在哪里开花。

她是西南油气分公司采气二厂技师、元坝气田首位女站长、西南石油局劳模、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还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她的故事,让我好奇,引我探索索玛花开的密码。

—

天台山隔着东河,就是元坝码头,由此往下游方向行驶十几公里,就到了东河输气管道——东河跨越。管道长328米,呈橘红色,像一条长长的火龙飞跃在东河上空。张凤霞和两名巡管工正好要跨越巡管,我就跟随其后,去体验悬空与心跳的感觉。

第一次上东河跨越,难免有些紧张,几十米高的落差暂且不说,单就两条大口径燃气管线就让我头皮发麻。

架空的跨越巡道,肩膀宽,我左右侧走,都异常别扭。张凤霞和巡管工,双手交叉于腹部,企鹅收拢鳍肢似的,摇晃着往纵深处行走。他们不时停下来,又像松鼠一样歪着脑袋,左瞧瞧,右看看。

走到东河跨越中段,巡道开始起伏摇晃,我的心也随之起伏跳动。前面的张凤霞一点不慌乱,反而淡定地折回来搀扶我,待巡道平稳之后,恐高的我才慢慢平静下来。而这样的情景对她而言就是家常便饭。

穿过跨越,听工友说,巡管还不是她的主要工作。张凤霞作为元坝气田第一位女站长,主要负责大坪中心站

的全面管理工作。她同32名同事精心呵护着10口生产井,每天的主要任务是把285万立方米的燃气输送到集气总站,待脱硫净化之后,再通过“川气东送”输气管线,输送到长江流域的数十座城市。

而大坪中心站所生产的井口燃气,其硫化氢含量平均在6万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左右,不难想象,她的压力和责任有多大!

进入元坝1—1H井巾帽站,就看到一幅超大型的红色标语:“从陆相走向海相,从创新走向创效,从跨越走向一流。”

值班室的白墙上,有一幅人像,那是全副武装的张凤霞,头戴红色安全帽,身着红工装,微笑而清瘦的脸颊有点微红,像索玛花一样,那双笑盈盈的眼睛,亮晶晶的,泛着一种自信和希望的光亮。工休间隙,我发现她的脸颊并非微红色,而是小麦黑,这自然是大凉山日照的记忆和元坝日晒雨淋的真实写照。

二

1988年,张凤霞在四川凉山出生。她的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庭并不富裕。她排行老二,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从小被“放养”的她,很早就品尝过茅草根和红军果的味道,那抹甜,催生其顽强地生长。



索玛花开

索玛花

呼吸器进站抢修。把问题搞清楚之后,她果断启动水套炉,手动强制性开井,3口井恢复正常。她俩出了红线区,摘掉防毒面具,看到彼此罩在身上的黑色垃圾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四

大坪中心站,男同志占三分之二,这些硬汉们,能从一个小姑娘的管理吗?抱着好奇心,我特意采访了她的一位男同事谢宝元,他说:“在高含硫气田工作,不是比谁的体力好,而是比高科技,比新技术,比智能化操作。”

他接着说:“张凤霞既是技术型人才,又是技能型人才,她的‘三料’技师,是比武比出来的,我们认可、信服。我很佩服这个女娃娃,她能干又热爱自己的工作,总是像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啊转……”

形象生动的比喻,让我眼前一亮,小陀螺仿佛就在眼前旋转,即使困难如山,它也能穿过去。我想,小陀螺,是不是索玛花开的密码呢?

在与其他师傅的交谈中,我还了解到一件事。2022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室外温度达40摄氏度,四川遭遇60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高温。当时,又遇到元坝气田8年来首次全面停产大修,大坪中心站也面临7口井的检维修任务。张凤霞与男同志一道,蹲在热烘烘的场站里,拿着烫手的扳手,挥汗如雨地干。45天下来,她背上的红工装早已挂上白地图,浸染着斑斑点点的汗渍。她,被晒得油亮亮的。

张凤霞当站长以来,又和工友们一道在以往的基础上琢磨出一套新的管理办法,即一流场站,二新特色,三标建设,四精管理,五步治理。实践证明,效果良好。目前,该中心站共产气62亿立方米,获科技攻关成果11项,获专利发明创造32项,获优秀QC成果9项。

如今的大坪中心站,已成为中国石化超深高含硫元坝气田中的标杆场站。路过值班室走廊,见墙上宣传栏中贴着每一位工友的家欢照片。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朝一夕,都情系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她,一朵绽放在高含硫气田上的索玛花,永远笑盈盈的……

(作者来自西南油气分公司)

陈辉

夕阳贴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久久不愿离去,释放出来的五彩霞光,绚丽了周末的黄昏。抑或有说不尽的话语,就像我对脚下这百里油区的盐碱滩和万千采油树一般。

走过流水般的日子,我的脚步停留在清河开发第一井前。虽然这个第一井早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可人们还是把这个井场整理一新,作为清河会战的历史见证。

前些天,我和一位旧友聊起清河会战的情景时,告诉他清河已是沧桑巨变,现代化的油区工作环境早就远超30年前的艰难时期。这位曾在清河参加会战的老兵,请我拍些清河的照片给他看看。于是,就像完成一项历史使命一样,我把清河的变化通过手机拍成照片一一传出去。自然,代表清河油区开发的第一井肯定是必传的风景之一。

30年前,我和32名作业工人首批来到山东清河参加石油会战。年轻就是力量,会战的日子非常清苦,可对于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来说,什么都不怕。我所在的班组经过艰苦奋战,拿下了清河会战的第五口油井。当乌黑的原油喷薄而出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欢呼中把一顶顶铝盔安全帽抛向了天空。至今还记得那一天,荒凉的盐碱滩上,天边的夕阳光彩就像我们血管中的热血一样,红彤彤充满了热量。

那年岁末,我们天天忙碌在一口口油井的抢建工作中。后勤生活比较单一,能吃上一口大白菜都是奢望。年底工会慰问,给我们队送来了10棵湖北大白菜,令我们激动不已。那天晚上夜班归来,队长知道我们破了全队生产的小指标纪录,就问我们想得到什么奖励,我们异口同声说来一碗白菜面条吧。当我和伙伴们端起面条时,看见绿油油的大白菜,激动得狼吞虎咽吃了下去,心满意足。

往事如烟,我走到清河第一井的采油树前,自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留存。夕阳在依依不舍中渐渐没了踪影,周围一片宁静。回想当年的采油生活,充满着乐观与豁达。从事石油石化行业,坚守在百里清河,许多人和我一样,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奉献着,也收获着。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诗歌

追梦(组诗)

李新生

工厂用恢宏气象
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人
这些拥有五彩斑斓想法的
年轻人
离开家园,离开父母
选择了这间工厂
验证梦想

准备好
止住泪水,流出汗水
准备好
付出辛勤,体验成就
梦想的帆,乘着时代之风
在这现代化工厂
扬帆起航

订婚照

她和他
两人,身着工装
拍了一幅订婚照

进厂十年了
厂里有上千摄氏度高温
有万吨运行不辍的机器
还有两人的相遇和骄傲
验证梦想

工装,也穿了十年
是彼此相识的第一印象
是彼此相知相爱的见证
更是
携手奋进的未来

夜班

你知道
今夜又是个不眠之夜
一座宽大大房
彻夜点着灯
光线饱和
没有睡眠,有杯熬夜的茶
还有那有序运行的机器
彻夜运转着

你凝神聚气陪伴着机器
机器也陪着你
彼此默契着
尽职尽责

机器和人
共同锤炼
为了明天的美好,跋涉

夜幕褪去
夜色淡了
东方,涌出一抹亮色
(作者来自洛阳石化)

宋艳玲

第一次见到杠杠服,是1980年冬季。

那一年,我的父母作为地方中学的骨干教师,被引进到荆门石化总厂子弟中学。我们学家搬到荆门。

那辆为我们搬家的“东风”大卡车,长途跋涉来到我家门口时,虽然车上都是尘土,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司机穿的有纵向往道的棉工衣——那不正是我们刚刚看过的电影《创业》中,铁人王进喜穿的杠杠服吗?我的脑海里立刻回响起了铁人的铮铮誓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一股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卡车载着我们驶离家乡,渐行渐远,一股淡淡的乡愁涌向心头。但对未来的憧憬很快冲淡了乡愁:炼油厂长什么样?油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工人们也穿着杠杠服吗?一时间心中有好多个谜团与好奇。

我们一家人被暂时安排在荆门炼油厂第一招待所,简称一招。下车时,已是下午5点左右。隆冬时节,一招的院子里银装素裹,铺满了积雪,房间

有故事的杠杠服

内却温暖如春。我们脱掉棉裤棉袄,穿着单衣,几个小孩的脸颊由冷到热顿时变得红彤彤,像化了妆一样神采奕奕。原来房间内有暖气,这是我第一次享受冬天里的春天。

到食堂吃饭时,迎面走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他们是来厂实习的大学生。个个都穿着和王进喜一样的蓝色杠杠服,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蓝棉袄看似普通,但穿在青春靓丽的年轻人身上,是那样得体又高雅,干练又精神,让人羡慕不已。

1983年,我也成为了一名炼油工人,终于穿上了心心念念的杠杠服。师傅告诉我,单工服一年发一次,棉工服4年才发一次,穿的时候要爱惜。

杠杠服的布料是蓝色的劳动布,棉衣缝有30道,棉裤缝有18道,被大家亲切地称为“48道杠”,那是老一辈



肖云舒 绘图

石化人对工服的记忆。蓝布下套的是新棉花,暖和耐磨。穿上杠杠服,铁人王进喜在寒风刺骨的冬天跳进泥浆池的画面便会像时空穿越一样,在眼前浮现;穿上它,就有了“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豪迈感;穿上它,就有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使命感。

我对杠杠服爱不释手、无比珍爱,

还专门织了一个毛线衣领,缝在杠杠服的领口上。工作中难免沾上油渍、污点,我都及时清洗,怕影响它的美观。记得有一次大检修时,不小心被铁丝划破了袖口,我心疼得不行,连夜跑到小卖部,挑选了相同颜色的线,细心缝补,生怕影响美观。

我很庆幸自己成为一名炼油工人。杠杠服伴着我戴上了团徽,又戴上了党徽,参加了大大小小的颁奖典礼。它给了我底气,给了我力量。几十年间,我换过多次棉工装:套棉花的、套丝绸的、套羽绒的,但我还是最喜欢那件蓝色的杠杠服——温暖、朴实、贴心,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铁人精神。

尽管我已退休多年,但家中至今保留着那件杠杠服。我要告诉孩子们:它有历史,有辉煌,更有故事。

(作者来自荆门石化)

石化漫忆